

莊

簡

集

八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七

宋 李光 撰

題跋

跋李丞相所作顏魯公真贊

予因郡圃忠義堂繪顏公像龕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
鄭剛中記其本末詳矣江西安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
真贊其詞宏偉簡嚴英風大節落落相望蓋將友其人
於千載真無愧矣嗚呼士固重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

金少曰月全書
卷十七
間遭時變故將靡然而從之不有特立獨行之士為世
標率則偷生苟免媚賊稱臣者何所憚乎後之登斯堂
覽公遺像誦江西之文庶知予區區之意因併書其後
以風吾黨云

跋閻立本列帝圖

右閻立本列帝圖王贄家物後歸吳珏儀仲子守永嘉
日其子祖忠出以相示偶建安僧靈機善畫人物尤工
傳神因使摹得之後有富公序跋距今纔七十八年而

縑素斷爛乃甚於前畫或疑其非真然富公親筆眷眷
如此斯人豈欺世者哉紹興丁巳前十月會稽李某謹
題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自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
獻之門使遠民被惠議者不能無遺恨於斯

題富鄭公奏議

鄭公奏議畧覽一二篇如聽咸池九韶之奏亦可見仁

宗皇帝天地之大德終始無虧如一元之氣默行乎其
中但吾老矣時時焚香整冠以手加額願汝輩遭逢聖
主無愧斯文而已

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

予觀千金外臺秘要諸方書皆前古聖賢有意拯救生
靈其功甚大不可輕議但去古既遠分劑率用升斗有
今人不能曉者初公和甫本朝儒醫博學能文精通醫
術所著必用方最為有用五十年來中原士大夫家藏

此書其間所居僻遠一旦老少疾恙難致良醫按方治
療無不愈者雖門類不多而包括殆盡信奇書也自兵
興以來北人多流寓二廣風俗漸變有病稍知服藥不
專巫祝之事予謫居于瓊偶與郡守論近世方術之妙
無出此書者遂欲刊行因以所藏本授之庶遐方異域
知醫藥之可恃稍加崇信則機祥禱解之風不攻而自
破矣紹興癸亥二月初吉上虞李某題

跋陳元達鑠諫圖

予觀陳元達鑠諫圖劉聰震怒於上元達慷慨陳說有不屈之狀劉氏手疏倉皇切諫庭下二人雍容救解其人物態度各有生意予頃仕中朝嘗見此本今傳摹雖多而不失真是可貴也劉聰盜據中原愍懷蒙塵之後海內痛憤忠義之士扼腕切齒義不共戴天况肯北面臣事之乎或者以此責元達不知所託昧逆順之理以為邀時幸禍者是大不然元達本後部人方居貧隱約時為元海所知而聰尤顯用之其忠於所事未為不順

也晉室之亂士大夫世受國恩如王夷甫輩平時祖尚
浮虛以竊寵祿一旦翻然臣賊以至勸進固不罪也聰
之失德元達職為廷尉捐軀盡節鎖樹而諫此與茅焦
解衣以激秦帝朱雲攀檻以悟漢成殆無以異其孤風
勝韻凜然有古烈士之風固足以羞愧一時貪夫佞人
之顏尚何訾云溫陵康元壽暇日出此圖相示遐想其
人相與歎息久之

跋碧虛子纂經

庚午冬至後四日再閱一過碧虛子何人出入儒釋道
三教可謂博達之士矣自念平生交友未見其人其方
外之士道家者流乎異時見潘子當質之

跋維摩經贈羊荊華

昨所言維摩經字畫精妙僕所寶藏今以遺荊華海外
不知佛法公能留意於此日誦一卷以歲計之當得百
餘卷異時此邦之人薰染成熟悟真如之性造無生之
理當自荊華始可不勉哉紹興辛未五月十一日無礙

居士

跋許覲所藏法帖

世之學禪者雖雲門洞山黃蘗臨濟諸家各有所宗其所傳心印一也書法亦然顏柳之瘦硬歐虞之端勁徐李之豪壯各自名家考其筆意未始不同此論聞之前輩今世鮮有知者本朝惟蔡君謨天資超勝輔以力學遂為本朝第一惟蘓子瞻善論書可繼君謨而氣超勝不減二王近世惟江衷仲嘉作字得楷法不幸生宣和間

書法弊壞之時莫有知之者今三衢尚有仲嘉子姓及
碑刻而程俱致道亦善論書今皆亡矣予來海外昌化
許覲善書其大父珏雖商人而喜與士大夫遊東坡先
生與之甚厚作酒子賦贈之其父某遂累取鄉舉為南
遷官好收古法帖其淵源所來亦遠予與之往來至熟
覲作字不俗然但知學東坡書粗得其形似而不知蘊
公之書自二王諸人來故予嘗勉覲力學以古人為師
法然後知東坡字畫有所宗也後生作字若知用筆意

便如玉謝家子弟縱使不能端正而氣韻自覺超勝也
予久處荒裔如逃空虛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紹興乙
亥九月下澣許子偶攜此卷來為跋其後

跋所書華嚴經第一卷

紹興丙子冬

紹興辛酉冬予得罪南遷幼子孟傳生纔六年未能從
行今二十一歲矣蒙恩近改柳江一日書來寄華嚴經
一卷曰鄉僧法久募士大夫如經之數各抄一卷自念
八十之年目昏手顫字畫欹斜貽笑同社復憐其勤懇

之意不忍違之晨起盥手焚香日課纔三百字凡十八日而畢重惟此經所說華嚴重重世界不可思議而吾家長者所著合論發明至理尤為簡妙嗟乎世人流轉無量生死昧其本心如吾父子隔閤既久忘其面目一旦相見即日豁然既知是父歡喜悲涕更無可疑亦如善財童子一念發心頓無能所自覺自悟本來是佛豈不了然哉

雜著

示孫文

少年欲勵志操見世間膏粱子弟當以儉素勝之不起
羨慕之心見居處華潔過度涼榭溫室洞房窈窕則思
顏子陋巷之安見人之盛饌甘脆肥濃則思仲尼飯蔬
飲水之樂見人之佩服車輿犀象珠玉之珍則思子路
衣敝緼袍之溫若能置吾言於座右常作是觀庶免鄙
夫陋人之稱見賢思齊見不善惕然自省則可入聖賢
之域古人不難到顧力行何如耳

效莊周句法

蘓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真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于此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悉能達之其為文雖不剽其語而源流血脉多自莊周書來如云白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免剗腸之患及作顏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

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韓文公廟碑
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鱗魚之暴而不
能弭皇甫鏐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槩舉此正詩人所謂
奪胎換骨法也

書李林甫傳後

上嘗諭侍從令各舉所知踰月遂以姓名奏上人不過
二人有旨並引對宰臣秦檜曰士人稍衆欲止令堂中
審察量才與差遣予曰陛下以久在東南用江浙士大

夫多前日面諭侍從令舉北方士人臣竊見侍從搜訪
中原流寓之士已具名奏上若各引對陛下觀其人才
察其議論然後諭宰相量才擢用庶幾仰副陛下側席
求賢之意孫近探檜意不樂乃進曰近報藍公佐等使
金國回將入境大議未決朝廷多事侍從所薦幾四十
餘人皆遠方小臣何用一一引對予曰更在陛下裁處
上意稍不懌卒不引對今日偶觀李林甫傳事頗相類
猶恨林甫傍無一孫近為助耳